我们的节日

中秋

万里无云镜九州 最团圆夜是中秋

中秋是一个庆贺丰收的节日。桂子飘香季、新米上市时，在我市的梁平等地曾有过中秋“吃新”的传统。

中秋是一个和月亮有关的节日。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，它寄托了人们的各种美好情愫。

中秋是一个团圆的节日。一家人围坐把酒望月，尝着月饼、糍粑，共叙亲情，其乐融融。

神州月圆之时，我们将迎来新中国71岁生日。双重喜庆下，让我们来一次精神的回望吧。

2020，我们更需要中秋节

□贺斌

搜索关于中秋的私人记忆，最为特别的，是2010年那次，我和一群好友自驾云南丙中洛。还记得那里的民房，尖尖的屋顶，吊脚的地板。和缓的山坡上面，暗黄的稻田连成一片。同行的旅伴脑中存有活地图，指着小镇尽头的一条蜿蜒土路对我说，那里，就是进藏的必经之路。

那夜，在庆贺抵达的欢宴之后，我带着微醺的醉意独自返回房间。远离了日常在重庆的夜班作息，我破天荒地任由自己将中秋节的意识放大、回旋。我将自己在床上放倒，用手机联系必须联系的那几个人。中秋愉快，我们在隔空发送的短讯里输入这几个汉字。最初，我并没有留意到头顶上方那个半开的木制窗户，但是，月光却偷偷摸进房间里来了，并且很快淹没了我脚边的那一方地板。

它似乎是特意赶过来唤醒我，要告诉我，这真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日子，是专属于月亮和月光的庆典之日。这奇异的光辉，让我最终丢弃了手机，全身心地沐浴在那铺洒而下的月光里，孤独而感动，轻盈而纯洁。

这就是那个不知不觉被我的记忆珍藏起来的中秋节，因为彻底抽离了俗常，所以才拥有最高级的纯度。

我喜爱的新加坡女歌手许美静曾经这样唱：

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温暖他心房……

她是在告诉我们，即使身陷钢筋水泥的丛林，也要心怀月光。我想，这，或许就是这个自上古时代就兴起的节日，可以沿袭至今的原由吧。与其说我们是在像祖先那样祭拜月亮，不如说我们是要给自己一个一年一度的机会，可以仰望夜空，忘却烦忧，实现一次精神意义上的奔月旅行。

这尤其是我们这些被大都会的生活挤压变形的现代人所需要的。

日月星辰勾勒出人类最早的天体概念、宇宙意识。惟有秋夜深邃，明月高悬，才会有李白的“低头思故乡”，才会有张九龄的“海上升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，以及苏轼的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中秋的月光所刻度的，更多还是精神世界的邈远博大、情深意长。

那个经典的传说，我们不知听了多少年。一起偶然的偷盗事件，让作为丈夫的后羿痛失爱妻，相隔无法泅渡的银河，唯有无尽的思念。那一轮明月，被喻作瑶台镜、白玉盘，却又依稀可见吴刚终其一生都在锯着的那棵不倒的桂花树，最终凝固成了风的线条的嫦娥的飘飘衣裙，以及生命不休、捣药不止的玉兔。没有人会否认，这样的隔空相望，就是“人有悲欢离合”的哀伤寓言，但当月之清辉散播天涯，同时又确凿无疑地为我们带来了“此事古难全”的巨大安慰。

没有比中秋更适合这样神游八荒的季节了。

伟大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，比我们所有的人都更加灵敏地嗅到了秋天丰盛的气息，他在著名的《秋天》（陈敬容译）一诗中写道：主啊，是时候了，夏季的光热多奇伟，/如今你的影子躺在日规上，/任无羁的风在平原上吹。/吩咐最后的果子充满汁液，/给它们再多两天南方的温暖，/催它们成熟。把最后的/甜味，给予浓烈的酒……在这样的黄金季节，我们没有理由不安静下来，去聆听来自大自然的最深沉回响，将一整个年份的收获，浓缩进那只小小的甘甜的月饼，然后把酒欢歌，祈求月圆。

这既是对遥遥离人的绵绵怀想，又是对此刻团聚的欢欣庆典。尤其是在这个波诡云谲的2020，这个中秋节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理由庆贺历劫新生。在这天人交会的神奇一刻，我们应该告诉自己，也告诉明月，我活着，我很好，生而为人我很荣幸。

糍粑如月浓乡愁

□黄海子

每到中秋前一两天，总会收到从老家寄来的包裹。不用打开，我就知道里面的东西是什么。一定是一个如海碗般大的圆圆白白的糍粑，和一袋混合黄豆面花生面黑芝麻面、用来蘸糍粑的面袋。

早些年，这样的包裹是从邮局寄来或者顺道的人带来。这些年，除了快递，还是托人带的居多。中国的乡下很大，但乡下也很小，哪家要出远门、去哪里，只一会，整个村都知道了。乡下人不到万不得已，是不会通过邮局或快递送包裹的，他们一定是叫人顺，似乎用顺的方式，才能体现那份情意。

中秋的晚上，我会把如月般圆润的糍粑切片煎热，放在盘子里，再把那包混合面舀出一些来，混上白糖，一家人坐在阳台上，看着天上的圆月，品着糍粑的软糯香甜。糍粑的滋味在嘴里，乡下的人和事就活起来，恍若在眼前。

小时候，父亲在省外工作，我和母亲在乡下。每到中秋前，母亲就打听有没有父亲单位的人回来探亲，打探清楚了就开始做糍粑，好让回去的人给我父亲顺糍粑。如果找不到人顺，她就算好时间，做好糍粑去邮局寄。

做糍粑的时候，母亲先把糯米掺杂一定量的饭米用井水泡上一天。母亲说，这样吃起来没那么“伤人”，要爽口得多。泡好的米用甑子蒸熟，在蒸的过程中，就叫我去砍糍粑棒。我们这里的糍粑棒其实是长得像竹子的芦苇。母亲说，芦苇杆打的糍粑，有股芦苇的清香，比用木棒和竹竿打的糍粑好吃。

打糍粑自然是我的事。我很乐意，因为打完糍粑，糍粑棒上粘着的糍粑啃起来很香。我将砍来的芦苇裁成四节，用绳子捆在一起。母亲将蒸熟的糯米倒在缸钵里面，她扶着缸钵，我则用捆好的芦苇杆有节奏地打糍粑。打糍粑的过程很漫长，母亲说，一定要打糍实，糍粑才好吃。

糍粑打成的时候，母亲就去把整坨的糍粑团成一块块如满月般圆润的、海碗般大小的糍粑。我则将捆好的糍粑棒分开，一根根地啃粘在上面的糍粑。由于芦苇的节不坚实，在打糍粑的过程中，糍粑会穿了芦苇的节，所以芦苇空心的部分，常常整节里都塞满了。我会像撕甘蔗一样，用嘴撕开芦苇皮，吃里面的糍粑。

母亲把糍粑团好，就在锅里炒黄豆、黑芝麻和花生米。她将炒熟后的几样东西凉一下，等黄豆和花生米干脆的时候，就将它们一起放进石磨里磨成细粉，然后分成多份，每个糍粑配一份。母亲说，这些粉拌上白糖蘸糍粑吃，糍粑好吃不说，吃糍粑的人慢慢品，还会品出很多滋味。

那时，我不懂母亲的话。

母亲接下来就开始给她的亲人和朋友送糍粑。首先是在外地工作的爸爸，然后是近处的但不常见面的亲戚朋友。这段时间，我们也会收到别的亲戚朋友送来的糍粑。

中秋晚上，母亲会在院子里摆上桌子，喊上她的三两好友，边吃糍粑边赏月，也说些家长里短。朋友散去的时候，她会问我：“你猜猜你爸爸今晚和哪些人在吃糍粑？”我通常是回答：“不知道。”她说：“天上的月亮知道。”我看看天上的月亮，端着板凳往屋里走，嘴里说：“月亮又不会说话，不过我也想爸爸。”

后来，我走出乡下到城里安家过日子了。母亲在世的时候，一到中秋，我都会收到母亲叫人顺过来或者寄过来的糍粑。

母亲离世是在农历八月初，打理完母亲的后事，中秋就临近了。我想，我以后再也吃不到乡下的糍粑了。没想到，中秋前两天，我却收到了从乡下老家过来的糍粑，而且年年如是。

我终于明白母亲那句：“吃糍粑的人，慢慢品，会品出很多滋味。”

又到中秋“吃新”时

□李玮

“粥美尝新米，袍温换故绵。”又逢桂子飘香季，正是新米上市时。唐代诗人白居易赋诗盛赞新米粥，我的故乡也曾有过中秋“吃新”的传统。

在我的老家梁平蟠龙镇，海拔大多在七八百米，稻田基本为冷沙田，稻子的生长期相对较长，每年农历八月上旬谷收才完全结束。稻谷晒干后不是全部入仓，要留下两箩筐储放一段时间，待散去秋日的燥热后直接送打米房脱壳，谓之“新米”。相较于陈米，新米莹润如玉、结实饱满，有着苹果的清香。每年稻谷收获后，父亲就会抽时间去“打新米”，还要组织一餐简单的“吃新”仪式。母亲生日正逢中秋，谷收也基本结束，一搭二便，我们家“吃新”全都选择在这天中午。

煮新米要用旺火，父亲从阁楼取来平时舍不得烧的大柴，反复叮嘱灶门口的我“人要忠心、火要空心”。负责“转灶”的大姐用泉水对新米进行虔诚地“洗浴”，当灶头雾气蒸腾时，将其缓缓送入锅中。待稻米煮至七成熟，用笊篱沥米，然后把这种“砂米子”置入香樟木做的甑子中。选择沥米时间有一定的技术含量，过早蒸出的米饭会夹生半熟，反之米粒间没得间隙难以“上气”。火苗热情地舔着锅底，约十分钟锅盖沿开始滴水，透香的热气弥漫整个灶屋。此时打开甑盖，向甑子中吹气会发出“嗡嗡”回声，泛着油光的饭粒晶莹剔透，如珍珠一样耀眼。

中秋“吃新”还得有酒、有肉。父亲把每年的第一碗新米饭，庄重地端到主宾席，碗上放三双筷子，以示敬天敬地敬先人，感恩上苍赐予，祈福来年五谷丰收、人畜两旺。简单的祭祀仪式结束，大家才入席。端起新米饭猛刨几口，那种软糯而不失筋道的口感，至今历久弥新。

新米的米汤营养价值高，乡亲们称其为“米油”，大姐刚出生时没母奶吃，就靠这种“米油”救了小命。冷却后的米汤能凝固起一层米汤皮，不但口感好，还有滋补作用，据说可与参汤媲美。米汤里放点老咸菜，熬煮数分钟，起锅时加化猪油、蒜苗，也是农家桌上常见的美食。

儿时家里人口多，母亲教书，仅父亲一个全劳动力。每到六七月间的“荒月”，奶奶就会带我到二姑家去“蹭干白饭”。二姑家地处梁平大坝上，稻田旱涝保收，比我们家殷实。秋收过后，大姐把我们接回去，同时把二姑赠送的新米背回家。其实，二姑家也有几个娃娃正“吃长饭”，还要喂猪养鸭，仓里也没有过多余粮。为此，父亲后来想到了用山里的苞谷去换坝里的稻谷表达感谢。

“有女莫嫁蟠龙槽，苞谷羹羹经你舀，一喝一个泡，一喝一个槽。”老家盛产红苕、洋芋和苞谷“三大坨”，特别是苞谷比较抗旱，随便在那个山窝窝里丢下种子，只要肥水到位，都能长出一大个，勤劳的父亲总能收获很多。父亲把从二姑家换回的稻谷储存在扁柜里，加上红苕、洋芋、苞谷等，基本上能对付到来年秋收时节。

后来，随着农业机械化和良种良法的推广，山塝上的望丘田也能旱涝保收，我们家的稻谷终于实现了自给自足，每年还会加工新米送人。父亲去世后，母亲进城与我同住安享晚年。但门前那六分稻田，她舍不得送给别人耕种。母亲说，自家田里种出来的谷子吃起来更放心，有了这块田对故土还会多一份挂念。

多年来，母亲用家乡的新米维系与朋友的真情，即便邮寄费贵过大米本身，也要教育我“千里送鹅毛，礼轻情意重”。今年的稻谷还没开始收割，母亲就在计划新米的送人名单了。按照惯例，有在村小共事多年的张老师，有对我们家恩重如山的刘嬢嬢等，在名单的末尾，她还特别添加了孙子牛牛的名字——大学刚毕业的牛牛留在成都做事，偶尔自己做饭。母亲说，即使他闻不着故乡泥土、雨水和阳光的气味，如果用心灵用味蕾去体会，也一定能尝到老家山泉灌溉的清甜，品到故乡阳光裹住稻谷的香糯。

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一粒稻子从浸种到发芽，由青涩到黄熟，采天地之气纳日月精华，最终完成新米的蜕变，营养着乡亲们的筋骨和灵魂。而中秋“吃新”则浓缩着不一样的亲情、友情、乡情，成为一代代山里人回溯与传承的乡愁记忆。

风雨中秋爱丁堡

□文猛

女儿远在英国，我们想念女儿，母亲牵挂孙女，赶在中秋月圆之日奔赴大不列颠，这是母亲的嘱托。

2018年9月24日，星期一，农历八月十五。我们奔赴的就是这个日子。中秋之夜哪里过？女儿买好到爱丁堡的机票。

谁曾想，踏上大不列颠土地的第二天，霉运就在萌生。

伦敦大英博物馆窗口，我买了一本中国文物图片集。掏出一张面额100的英镑递过去，老板看了，对我女儿说换张面额小的，他这里无法找补。女儿赶紧让我换小面额的，说把大面额的存卡上，英国到处都刷卡。去银行柜员机上存英镑，女儿同学来电，要借1500英镑预缴房租，女儿用手机银行操作——

那一刻，厄运开始，只是我们不知道。

晨曦微露，走向伦敦希斯罗机场，飞往爱丁堡。女儿说，我们买的是廉价航空，除了厕所，飞机上什么都不提供。女儿去候机厅买食物。刷卡，得到的回答竟是“对不起，你的卡无法使用”。心中很是纳闷，也很紧张，包里英镑现钞所剩无几，要用钱怎么办？

赶到预定的宾馆，敲醒服务员。女儿掏出护照、学生证、银行卡，听不懂他们之间漫长的对话，但是我能想到一切都在解释我们的不幸和表达我们的诚信。又是一段漫长的对话，终于听到服务员口中说出我能听懂的“OK”，女儿说出我能听懂的“Thank you very much”，看来我们不会露宿秋雨飘落的爱丁堡街头。宾馆最先坚持要收押金，最后同意缓交，是什么理由改变决定？女儿说，我告诉他我们来自中国，宾馆服务员说他热爱中国，他相信中国人——

那一刻，我为自己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而骄傲！

搜尽身上所有的英镑硬币，不够买一个面包。那一刻，我想起了电影《上甘岭》，想起了初中时候读过的课文《草地晚餐》，想起了与吃有关的很多文章，想起了母亲。家中的这个时候，母亲早已煎好金黄的糍粑，等着天空中那轮和糍粑一般圆圆的月亮。母亲，我们想家！我们想您！我们好饿！

如果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故乡是一个村庄的名字，后来读书，故乡就是一个乡镇的名字，再后来参加工作，故乡就是县城的名字、省份的名字，今天，异国他乡，故乡是一个国家的名字。

幸好宾馆有免费的早餐。女儿说，赶快吃，赶快走，不要让换班的服务员看见，又催我们交押金，否则我们出不了门。我们今天必须解决银行卡被锁的问题，或者找到有银联标志的柜员机去兑换英镑现钞，否则，我们会寸步难行！

女儿搜索出一家银行，在爱丁堡大学门口。

遗憾的是，不知什么原因，大学门口的银行居然关着大门，刷刷刷的声音不是点钞的声音，是秋雨的声音。我们仔细搜寻着银行自助取款机和大门四周，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咨询服务电话，寻求那根救命稻草。空白，依然是空白。女儿突然想起银行卡，她感觉上面应该有我们需要的电话号码。一看，果然有。电话过去，工作人员告知，因为向同学转账1500英镑，银行对这笔大额转账表示怀疑，为了客户资金的安全，银行卡锁住了。解释，解释，确认信息，银行告诉我们，等待解锁。

从爱丁堡大学往前走，经过古老的皇家王子大街，从爱丁堡城中各处都能见到的爱丁堡城堡就在眼前。作为苏格兰精神象征的爱丁堡城堡，尽管海拔只有135米，但是它三面悬崖峭壁，一面斜坡，高高在上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，巍然耸立。

城堡大门敞开着，我们的银行卡关闭着，千里迢迢奔赴城堡，我们除了远观，还是远观。

告别城堡，走在王子大街锃亮的石板路上，秋雨又飘起来，落在手上，冷在心里。我们没有心思去看古老的大街，我们的眼睛只有一个主题，奔着银行走，奔着银行柜员机走。见到一个银行柜员机，抽出两张卡，一张试探英国的银行卡是否解锁，一张是寻找有“银联”标志的柜员机，希望能够用祖国的银行卡兑换出英镑。钱不是万能的，没有钱万万不能，我更相信这金句的后半句。秋天的爱丁堡，到处是泛黄的树叶，秋雨秋风中格外金黄，一片片飘落在我们的头上，可惜它们不是金币，它们只是让我们穿越到了古老的苏格兰的中世纪，在一种古老时空里与世隔绝，让我们不知道该走向何处走向何方。

救命钱！血淋淋的三个字突然涌上心头。

秋风秋雨中的爱丁堡，口袋中的银行卡盛着人民币，微信中储着的也是人民币，英镑突然变成可怕的“英棒”。

一路走，一路失望。

我们几乎走遍整个爱丁堡。路灯亮了，秋雨继续着和秋风的絮语，房子里温暖的灯光，映出了秋雨中城市模糊的轮廓。仰望圣吉尔斯大教堂顶上的皇冠，到过爱丁堡的人说，这个时候的大街，总能听到当年苏格兰国王出巡回家的马蹄声。今天这个时候的大街，我们听不到马蹄声，听到的是一家三口饥肠辘辘的心跳和今晚枕梦何处的叹息。

我们望着天空，这里没有圆月，只有秋风秋雨。女儿说，我好想奶奶那金黄的糍粑！

锲而不舍地刷卡，刷卡……在爱丁堡火车站一方银行柜员机上，我们终于找到有“银联”字样的机器，使用祖国的银行卡，取出了1000英镑。击弹着厚厚的英镑，一家人抱成一团。

赶回城堡山，城堡大门早已关上。俯瞰古老的爱丁堡，在这宁静如诗的皇家英里街上，天空中见不到月亮，倒是古老的街上很多餐馆门口都挂上了红灯笼，红彤彤的，恍如故乡小城。

问刚结识的英国朋友，这些都是中国人开的餐馆吗？

英国朋友笑了，今天是你们中国人的中秋节啊！那里面有很多中国游客和中国留学生。

遥远的祖国啊，故乡的月亮圆吗？